

路,让鹰城更大更美

□邱利刚

致敬改革开放40年

我给鹰城写封信

大学毕业来鹰城工作已近20年,走过晴天一身土、雨天两脚泥的土路,走过断头路,走过高楼林立的大马路,走过别有情调的亲水步道……鹰城之路和我的生活、工作密切相关。

刚到鹰城时,人生地不熟,找个单位附近的城中村租房住下,感觉已经很不错了。上下班经过的道路比老家的土路舒服多了,下雨至少不用踩两脚泥巴。次年,我和同学先是合租了套间,后来又租了套小两居室。那个地方交通方便,出门就有公交车。道路两侧有路灯,下雨路面从不积水。

2003年,我被派到鹰城近郊驻矿。那时,每次骑车上下班都要经过一段坑洼土路,心里想自由飞翔,现实却尘土飞扬。有时遇上雨天,身旁车辆疾驰而来,溅起一身泥水,回到出租屋好一阵清洗。那时心想,有朝一日走在这条路上,再也不用遭罪该多好呀!

一晃15年过去了,眼前这条路沿路楼房和单位不断增加,底商规划有序,前景一片光明。梦想果然成真,随着时代的变迁,现在那条路已经变成了宽阔的柏油路,两旁的景观树美不胜收。如今走在这条路上可谓心旷神怡。

来鹰城的第三年交了女朋友,准备买房子。同事给我介绍一套单位的二手房,觉得楼前的道路太差,坑坑洼洼,黄土裸露,两侧杂草丛生,心里总感觉不舒服。十多年过去了,现在的道路

双向六车道,每天有洒水车洒水。原来的单位用房经开发改造成为了大型生活区,环境优美,配套设施齐全。

2004年作为全市第一批在职大学生村官,我被派到淇河区高阳路街道召村。下村的第一天我就困惑了:一条两米宽的南北水泥路是村里通向外的唯一通道。当年这片地区烧上一锅水,锅底一层白,很多时候只能“望水止渴”。出租车司机听说去召村都不干,心中的委屈说不出。

记得有年秋季,帮着村民秋收时下了小雨。田间小路泥泞不堪,穿着鞋根本没法走,只好赤脚推车出了田地。当时的我挽起裤腿,两脚泥巴,一副落汤鸡的模样,心中多么盼望早点改变这种状况。

2005年,我买了一套推开窗户就能看到淇河的三居室。同学来我家玩,站在阳台,看着窗外的淇河风趣地说:“政府免费送个后花园,这房买值了!”

刚买房时,诚朴路不仅没修好,还是条断头路,且诚朴路淇河桥也没有建好。我家通往淇河的小路是土路,没过多久新修了上下河堤的台阶。我去召村上班经诚朴路往南只能勉强走坑洼不平的小路。遇到下雨天涵洞下全是积水,根本走不成。如今,诚朴路往南修成了双向六车道的大路。从新修的诚朴路段经过,看着宽阔平整的路面,心里十分惬意。一种幸福感从心底涌出:两边的居民出行更方便了,路旁的

门面房生意更火爆了,在建的商品房更有卖点了,老房子也会水涨船高。不久前,新华路和诚朴路之间南侧的河堤上增铺了一段水泥路。这样一来,我经常来淇河活动的地段实现了水泥小路无缝连接。

爱人开玩笑说:“当年选房光看路方便不方便,没有长远的眼光,跟不上路变化的速度。不过咱的婚姻没有变化,周围的路变得四通八达了。”

现在,推开我家窗户就能俯视淇河,一年四季的美景尽收眼底。我最喜欢新增的亲水步道,护栏上的装饰板雕刻着不同的鹰城元素——观音文化、尧山大佛、白龟山水库、煤矿工人……每幅图案都栩栩如生,代表着一段故事,鹰城的文化、发展都在其中。两处橡胶坝连通亲水步道的地方,下面有很多立柱支撑,两边是墨绿色的铁护栏,弯弯曲曲、高低起伏,听着流进坝下的水声,有一种小桥流水的意境,还有的步道穿桥洞而过。每天很多人来这里散步和慢跑,累了还可以坐在步道边的条凳上休息,真美!尤其是夏季,很早就被晨练的人们唤醒,不知不觉就想加入其中。而晚饭后到淇河上散散步,放松一下心情,则成了我一天中最惬意的事。

曾经召村被纳入近郊村改造项目,随着神马大道向东贯通,召村陆续引进了很多企业。现在,村里家家户户通上了自来水,水泥路面全覆盖,一座座二层小楼房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。村民们做梦也没想到轻工路东延和东环路南延工程正在推进,届时村里即将迎来又一个变化……看着我工作近6年的第二故乡召村一系列变化,心里比吃了蜜还甜,这个地段成了香饽饽。

现在,女儿已十多岁,母亲上

了年纪,身体大不如从前,多种疾病缠身,上楼都困难。从来没有想到,我会在驻村的附近买房。那是因为鹰城道路网不断编织扩大,为出行提供了方便。早些年的近郊村离城中村也不远了。我和爱人用住房公积金凑个首付,买了一套精装修的小三室,有地暖、电梯……周围相应配套商场、菜市场、学校等设施将逐步完善、分步到位。

如今,随着断头路不断打通,城市道路规划体系推进完善,环境卫生整治到位,全面提升城市绿化、美化、净化、亮化水平……鹰城的框架越拉越大。看着不久就要交钥匙的新房,解决了母亲的后顾之忧,我心里美极了,对未来信心满满。

鹰城二十年道路的变化对于我来说有着莫大的情结,羊肠小道变马路,鹰城景色美翻天,越走越舒坦,住房路上奔小康,一路绽放幸福花,生活和工作将会越来越有滋味。

征稿启事

市图书馆、平顶山晚报即日起联合举办“致敬改革开放40年——我给鹰城写封信”主题征文活动。体裁以散文为主,字数2000字以内。内容围绕“我与鹰城”的故事展开,讲述自己在鹰城的工作、生活、学习经历,全面展示鹰城人建设家园的创业精神,讴歌改革开放40年鹰城取得的巨大成就,反映40年鹰城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欢迎广大读者赐稿,稿件请发送至邮箱 liuwenlenda@sina.com,征文请注明作者姓名、个人介绍及联系方式。

别人不傻

□阿紫(湖北武汉)

某地一老板给私家车挂假车牌被抓,他对警察解释道:自己是个低调之人,真车牌“7777”太扎眼,开出去有心理压力……

看到这样的解释,我真想奉送这位老兄一个表情包:“我早就看穿你了!”如果真是低调之人,当初就不会去拍这样的特殊车牌。即便后来后悔了,也可以注销,然后换个低调的。挂假车牌,无非想着闯红灯、超速、违停都不要紧了,可以享受到非一般的自由。

这位老兄的招数并不高明,《围城》中的老实人方老太太就常用这招。某次,方老太太眼见鸿渐父子快吵起来了,忙怯懦地、狡猾地问儿子:“那位苏小姐怎么样了?只要你真喜欢她,爸爸和我总照着你意思办,只要你称心。”瞬间便成功转移了话题,化干戈为和谐。

可惜警察不是方家父子,没那么容易被带节奏。那位老板辛辛苦苦创作出来的解释,丝毫没有起到减轻处罚的效果,倒是在网络媒体上火了一把。那么网媒记者就是傻子吗?当然也不是,人家需要的只是“笑果”和点击量,所以揣着明白装糊涂,没去质疑这种荒唐的解释。

低估别人的智商,说瞎话毫无心理负担,这种人在生活中很常见。有位老邻居平日无所事事,却号称一年挣个三十万轻轻松松。除了一些老婆婆,几乎没人相信,因



天空之眼 李飞摄

为大家都没见过他喝82年的拉菲,却都见到了他住在82年的旧房子里,而且还是顶楼。他自称是环保主义者,主张绿色出行,不愿买车。然而他的那辆老式28自行车,除了铃铛,哪儿都响,早就该换了。

“人家可能是低调”,他楼下刘大妈替他解释,可是低调之人怎么会满世界嚷嚷自己年收入三十万?相比于他,我的老同学大文骗人就认真得多,去年从澳洲回来,他首先去附近一个高档小区租了套大房子,对外宣称是买的……若不是他善良的母亲到处向熟人预

警,不少人可能会着了道的儿,投资他的“融资”项目。

“吹牛和骗人有什么区别?”记得正上小学的小侄儿曾问过我,当时一时答不清楚,现在想明白了。骗子大多“敬业”,不把别人当傻子,骗人之前做足功课;而吹牛者往往以为别人都傻。

也有些人明知你可能不信,就是要骗你。朋友阿志开了家小公司,员工在家通过网络上班,都还兢兢业业。偏有一位,要找他时,常没有回应,过后说是“停电了”“断网了”“电脑坏了”。这样持续

了大半年,阿志忍无可忍把他炒了。

“哪怕编一个逼真一点、复杂一点的理由来搪塞我。就这‘老三样’来回用,真把我当二百五?”事后阿志仍觉得智商受到了侮辱,气愤不已。阿志分析此人敢如此,多半因为他曾辞过职,后来是阿志将他请回来的。可能觉得老板离不开他。

人和人之间,智商不会相差太大。总喜欢把别人当傻子,吃亏那是迟早的事,最终会发现自己才是最傻的。



399.欲迎还拒

元朝的执政者知道自己的文化底蕴不行,所以对知识分子总体上还算尊重。倒是有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总拿捏着自己的身份,欲迎还拒。元中统元年,忽必烈即位,广揽天下才俊,名士许衡奉诏赴京前,向另一位著名“公知”刘因先生辞行。刘因不酸不甜地说起了风凉话:“人家一聘你,你就颠颠地跑去了,是有点太仓促了?”许衡回答说:“只有这样,我的抱负才能早日实现啊!”

许衡走后,刘因耐心等待朝廷召唤,这一等就等了二十三年。到了至元二十年,朝廷才想起来还有个刘因先生呢,就把他招到京城出任名为“赞善大夫”的闲职,时间不长刘因就辞职回了家。后来,朝廷又招他做“集贤学士”,他又以身体不好推辞。有人就问刘因:“你总是这样扭扭捏捏的,到底是为啥啊?”刘因回答:“你不这样,他们就不尊重你,会看低你啊!”

400.大国风范

元朝时有个翰林学士叫徐明善,非常有思想。有一次,元朝皇帝派一位蒙古大臣到交趾国(今越南一带)访问,徐明善担任副手。访问结束,越南国王送了不少金银珠宝给蒙古大臣,给徐明善送礼时,徐“固辞不受”。越南国王对徐说,你们带队的领导都收礼了,你这么认真干啥?徐明善答曰:“彼所受者,安小国之心;我所以不受者,全大国之体。”换作今天的话就是:俺领导之所以收你的礼,是为了安慰你;我之所以不收礼,体现的是大国风范!

这件小事,使越南国王对徐公由衷地佩服。

401.案外有案

元朝至元二十年(1283年),武平县(今内蒙古宁城)有个叫刘义的人状告其嫂因私情将其兄刘成杀害。县官丁钦主审此案,但一直没弄出个头绪。一天,看着丁钦回家心神不宁的样子,其妻韩氏问其缘故。丁钦对妻子说:有个案子咋也破不了。告状者刘义说其兄刘成被嫂所害,但刘成身上一点伤也没有。韩氏脱口说:“你看看刘成的头顶是不是被人扎进了钉子又掩饰了痕迹。”次日,丁钦派人重新查验尸体,果然在死者头顶发现了钉子。

案子破了,丁钦自然很高兴。当时姚忠肃担任辽东按察使,召见了丁钦时两人说起了闲话。丁钦聊起此事,当然少不了夸妻子聪明。姚忠肃却多了个心眼。他问丁钦:“你老婆是原配吗?”丁钦回答:“是再婚。”姚忠肃遂命人开掘韩氏前夫的墓穴,发现其夫头顶也被人打入铁钉。韩氏由此伏法。事后,丁钦每天战战兢兢,没多久时间就病死了。(老白)